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九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行五拜三叩首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于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見羣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

皆欲一覩天顔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
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
不宜備禮　上從之遂有是命
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自今遇行有未
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
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禍益增為臣以
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言
今悔何及頼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
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曹恰等朝賀貢金銀器及方物賜
鈔幣有差

甲戌。南京龍山產靈芝。蕃大特異。守臣以進。禮部請賀。不許。

乙亥。勑諭天下文武羣臣。各竭忠殫慮。以稱職任。

丙子。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以罪削爵。命駙馬都尉宋瑛襲封。

加大學士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制。

詔天下武臣來朝者。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毋貪刻害軍士。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丁丑。加刑部尚書金純兼太子賓客。二俸俱支。

少傅楊士奇。少保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太子少傅

楊榮太子少保全幼孜亦各辭尚書俸以扈駕壯征勞命勿固辭

己卯立春饗　太廟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如有建白以此封識進來其同事則侍講王𨗨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禮科給事中何澄

監察御史尹崇高等劾福建左布政使顧龢貪肆無耻命錦衣衛執付都察院治之

諭兵部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諭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于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宜寛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寛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

壬午勑禮部太常寺臣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高皇帝
皇考文皇帝配祀仍著典章垂憲後世

癸未以過冬不雪勑府部院大臣懋修乃職康濟兆民惟誠可以動民願共勉之

甲申勑戒大同叅將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

諫不飭邊務各持私意與武安侯相抗互相訐奏宜改前
過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命湖廣右參議諸葛平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
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
成禮須詔中外
詔二十八條如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菓樹蜂窰
等項原係民業聽民採取及四川保寧等府所屬茶課
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價買民茶盡行罷免之類尤係
新政除民害
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

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待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 上親製序

巳丑罷給朝覲官孳牧馬

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巳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二千餘匹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議大學士楊士奇力諫不可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奏按察使受太僕寺提督

是風憲受制于人遂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庚寅權增市肆門攤課程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令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議原吉等奏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斂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斂之請市肆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行禁止

命兵部簡閱武臣出補外職。

降勑切責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慢攻養寇之罪令改過自効仍命械送貪霅指揮師祐張雄等赴京

監察御史實信有罪謫交趾克吏。

辛卯制諭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舟師償運糧儲親詣京師。

都察院奏令犯笞杖者逃軍逃民逃匠難令運甎贖罪請處如律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甎贖罪者聽無者罰役如洪武中例從之。

都察院劾奏兵部左侍郎曹本前爲雲南按察司副使嘗犯贓罪今雖遇赦當罷爲民不宜居六卿之貳 上令削

半俸用之

本于靖難時侍　上居守多歷艱難不忍出之但減祿以示懲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與初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古朴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良遂誣朴他事既就逮繫　成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誥命　上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

壬辰諭禮部朝臣在朝久者皆令還鄉省墓賜鈔有差著爲令

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

瓦剌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子亦思各遣使貢馬以即位諭之并賜綵幣表裏

設繕工官陞工部左侍郎李友直爲尚書專理繕工以右侍郎蔡信副之并置繕工經歷

乙未勑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愼防虞患

勑平江伯陳瑄今後運糧官軍依洪武中令許附載已物以資私用

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丁酉詔南京留守五衛官軍改置京師分守正陽等門

戊戌擢前學士解縉之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己亥遣布政使周翰·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巡行應天鎮
江蘇松常杭嘉湖八府察民利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乞歸省樊
黄 命馳驛仍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自是朝臣請告省親祭祖者相繼
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賫勅琉球國故中山王思紹子
尚巴志嗣中山王
頒制諭雲南等處總兵叅將黔國公沐晟武安侯鄭亨·鎮
遠侯顧興祖武進伯朱榮·都督譚廣費𤟤·榮昌伯陳智·保
定伯梁銘佩·各處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雲南爲征南。大同爲征西。廣西爲征蠻。遼東爲征虜。宣府爲鎮朔。甘肅爲平羌。交阯爲征夷。寧夏爲征西。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兀良哈三衛韃靼欲來賣馬。

命平市遣去。

諭曰。虜譎詐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實賣馬。宜依永樂中例。於馬市內交易。勿容入城。價値須兩平。勿虧。交易畢。即遣去。勿令遲留。宜嚴督各衛所十分用心關防隄備。不可怠忽。

壬寅。哈密遣人進硇黃。勅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宣府總兵都督譚廣。愼防之。

上曰。從前不聞哈密進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

中既有硫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鬬亦須有備。
癸卯。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昊陞等奉表箋方物賀冊立
中宮及皇太子。
甲辰。漢王高煦訴第二子瞻圻不孝。斥居任鳳陽。
乙巳。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打刺罕馬哈木沙等奏事賜衣服鈔幣表裏有差。
丁未。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申。祭大社大稷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配命禮部永爲定式。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

陞工部郎中蘇瓚爲本部右侍郎。上尋悔之。
瓚素貪鄙。諂事禮部尚書呂震。數譽　上前。故陞之。
工部尚書黃福言交阯左右叅政馮貴。侯保。攻賊死事。贈
貴保爲左右布政使。
庚戌。直隸鎮江常蘇一路強賊刼掠爲民害。勑守南京襄
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兵部尚書張本。即撥官軍船隻。
遣官率領前去緝捕。務要盡獲押送來京。都察院亦選御
史一員往督視之。
刑部都察院言軍民犯笞杖者。令運磚贖罪。從之。
鄱陽縣奏民饑。請發本縣倉粟賑貸。從之。
壬子。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東宮開講筵。講官當以大經大

史進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甲寅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
信係英國公輔從兄。上特加恩有是命。
乙卯遣官祭　祖陵　皇陵　孝陵歷代帝王嶽鎮海瀆。
丙辰。上躬祭先農耕籍田。
雎寧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戊午。命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客致仕。
易州同知裴璉來朝以舊爲中允侍從陞工部右侍郎。
庚申。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五事激訕　上不懌命坐司治
事免朝參。
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交奏其賣直

沽名大學士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勸　上容之。上雖
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士奇進曰。
陛下須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
數日。朝臣皆懐疑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
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
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呂震等迎合
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清河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辛酉夜。日犯天江。
甲子。命　皇太子選武職。
晉王濟熿及平陽王美圭。互奏爭連伯灘田。各賜書。以差

蒲州從實審勘諭之。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原領湖廣廣西貴州兵勦捕蠻寇已平今農事方興請止留貴州二千湖廣一千守備餘歸屯田從之。

乙丑遣鴻臚寺卿楊善賫勅勞總兵官陽武侯薛祿擒斬韃賊并羊酒勞官軍。

祿追韃賊至赤城等處殺死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潰。

丙寅。皇考太宗文皇帝 皇妣文皇后神主祔 太廟。

丁卯。兵科給事中劉煥奉命鎮交趾不候代謫克吏交趾。

戊辰。勅守南京駙馬都尉沐昕自今 孝陵四時祭祀不

可怠忽。

三月。辛未朔。命　皇太子往祭　皇陵　孝陵。就留守南京。

勑三法司。用刑不可畏憚勢要。以致枉濫。

壬申。陞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滁州人。以儒發身。居家事母孝。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毁。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召陞是職。

諭禮部。贈故兵部尚書劉儁爲太子太傅。謚節愍。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于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不

加褒卹。

周王橚奏請以河南都司衙門與汝南王家屬居住。答書止之。

書曰。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係非輕。不敢移易。

癸酉。五色雲見。

樂亭縣民饑。命戶部發縣倉粟賑之。

甲戌。南京地震者三。

丙子。命吏部。凡在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

湖廣藍山縣賊潘康生等誘衆作亂。並寧溪徑蠻流劫勅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軍相機勦捕之。

丁丑。上以災異屢見。諭羣臣陳利弊。仍命大理寺少卿

戈謙朝叅如故。

諭曰間因大理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之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叅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故爲默默歟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由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

戊寅。命趙王高燧之國彰德。令欽天監擇日起程。

戶部奏連城縣民饑。　命發縣倉粟賑之。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己卯。勅戒寧夏參將保定伯梁瑤恣情貪虐。耽溺酒色。宜改行恤下。

黃巖縣奏大水。沒民居五百餘家。溺死八百餘人。　命戶部遣官馳赴賑恤。

庚辰。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金鄉忠壯侯王真少師榮國忠顯公姚廣孝配饗　太宗廟廷

命戶部月給太子太師致仕郭資半俸。

辛巳。諭吏部擇任刑官。毋使憸人得肆枉濫、

壬午。開原奏市馬。 命分給遼東諸衛軍士、

通政使李嘉・戶科給事中艾廣俱坐奏對不實。降交趾按察司知事、

癸未。命大學士楊榮送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

丁亥。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諭刑部等衙門尚書金純等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罣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况今所

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自今嚴切禁止自宮。并加入宮刑者。必不貸。

諭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時富貴。而絕其祖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

己丑。詔天下法司自今惟犯謀反及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數罪止坐本身。毋一槩連坐。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庚寅。命陽武侯薛祿充總兵官。率官軍自開平至大同緣邊往來巡視。遇有虜寇相機勦捕。

山東泰安州及萊蕪縣民饑。命發本處倉粟賑之。

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爲交阯參將。與榮昌伯陳智同掌軍務。

勅貴州總兵都督僉事蕭綬調官軍勦捕蒙顛洞賊蒙再萬等及藍山賊潘康生等。并寧溪徭獞以除民害。

勅停止河州岷州洮州西寧罕東凉州諸衛歲納洪熈三年差發馬俟六年如舊徵收。

罷徐州買羊毛。

乙未。勅鎭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選官軍追捕蘇松楊州各處刼盜。

山東平度州及蓬萊縣民饑　命戶部發粟賑之

丙申。監察御史嚴維光等。劾山海永平等處總兵遂安伯陳瑛等守邊無備致虜掠薊州北山匿不以聞。請寘于法。命都察院封刻章示之。俾圖自効。以贖前過。

勅都督山色領官軍巡視薊州永平山海一帶。如遇警急。即于附近衛分量遣官軍接應。

陞翰林學士楊溥為太常寺卿。仍兼學士。

鎮守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黃直私造應禁軍器事覺。降為指揮使。發口外立功。

長興縣賊首殷先朝伏誅。

戊戌。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

調南京兵部尚書張本及工部尚書李友直右侍郎裴璉

蘇瓚戶部右侍郎李昶南京刑部金庠俱任北京各部。

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府事。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

革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

四月庚子朔饗　太廟。

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剌梨山百戶鮑鏻

私遣軍士還家致為韃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詰彼審

實處鏻軍法。仍戒諭榮躬勤率下毋蹈前失。

甘肅總兵都督費瓛軍中事不能專決悉聽中官指使特

勅戒之。

壬寅。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糧之半。停罷一切
官買物料。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遇民何似。對曰。淮安
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稅糧方急。遂問
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命大學士楊士奇草詔蠲恤
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
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
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
角門書詔。上覽畢。既命用璽。已遣使賫行。上顧士
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

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

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頭目亞烈黃扶信貢方物。賜扶

信冠帶鈔幣。

陞行在大理寺少卿弋謙爲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先是有中官採木四川貪横厲民者。上聞之召謙諭

曰。爾素清直。其往爲朕窮治之。朕自知爾。勿懷疑畏。遂

陞其官。賜鈔千貫。

設北京行在都察院。并廣龍恒南冀北廣平四道。

院置右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各一員。四道各設御史

三員。

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守備不嚴宜各警省躬勤率
下以副國委托之重
勅曰近邊將多有忽略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
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留左右饑寒老疾貧難
之人則令把關臨守煙墩蓋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
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如斯脫有不虞誰任其罪
癸卯修南京皇城
甲辰勅都御史戈謙巡視四川
勅曰往年採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
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厲民為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
和等往四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

特命爾往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即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即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直隸大名府所屬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乙巳。命行在都察院嚴鈔法。

丙午。賜皇太子中正圖書。并書諭。

諭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君人者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

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所發哉故以中正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開而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仁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爾懋敬之其篤念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之以係宗社生靈之望於永遠哉

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

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
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令使勞者得更番
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候親
軍補伍有人如舊

丁未行在錦衣衛軍趙大貴妻楊氏一生三男命如例
給賜

戊申命華陽王悅爣居武岡州
悅爣蜀獻王第二子素放肆不順為父所惡及獻王薨
誣世孫友堉欲奪嫡蜀人指其誣罔遂改徙之

鎮守薊州山海等處都指揮陳景先襲敗虜寇獲其器甲

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命以馬匹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祿。景先初以失機停祿，故復之。

擢儒士吳納為監察御史。

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選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厲人更甚於盜，今須慎選。若復蹈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河南鎮許、鈞、汝四州及延津、襄城、西平等處二十二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宿弊事宜。上諭禮部

所言當理其即行之。

廷翰請自今各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士務實學國家得賢才之用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

山東昌益縣及直隷邢臺縣各奏民饑 命發縣倉粟賑之。

壬子命 皇太子謁祭 皇陵 孝陵。

命侯伯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朱勇李賢郭義李通李慶

黃福郭敦胡廣曾棨等侍從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魯王肇煇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修理請令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屯田子粒以充本衛軍糧豈可廢易俟農隙修之

甲寅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太祖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問教之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至是癸丑蹇義夏原吉楊榮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見上曰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

曰臣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 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卽吾去也。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之義曰蹇忠貞印。士奇曰楊貞一印。

乙卯。車駕詣長陵。

戊午。謁祭 長陵。

己未。車駕回宮。

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大學士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

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

皆得所。 上嘉納之。

上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未一章言用王求禁事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既退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怨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惟 陛下愼察從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

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三人。事未有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遣官於出羊之處市買。詔照時價給買。

上曰能愛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准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豈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有司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壬戌遼東總兵官朱榮奏開原市馬二百匹。

癸亥黜行在尚寶司丞張贇爲南昌府通判。

以永樂中嘗誣奏人死罪也。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遜以離間伏誅。

乙丑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踈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叅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政周熙廣西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

行在刑部尚書張本至自南京陛見具言時政得失且請飭兵備。 上嘉納之遂改行在兵部尚書。

丙寅，以岷王楩居武岡州，改華陽王悅燿居澧州。
敕行在戶部禁止樵採拔本而取者。
勅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採之禁，則閒有拔本而取者，其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如何，即禁止之。
大名府開州奏霖雨傷稼，乞以鈔輸戶口鹽糧，從之。
戊辰，命戶部郎中李子澤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事理軍機文書。
五月庚午朔，賜爪哇國貢使亞烈黃扶信等鈔十五萬九千五十錠。
辛未，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臾之。則與相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屢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

命吏部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閒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

鎮守西寧都督僉事史昭奏西寧人民鄙野風俗勁悍。請遣儒學如河州等衛制。命行在禮部議行之。

湖廣溆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御史往按無狀。上惡其枉入于族。命誅告者。
癸酉。勅禮部翰林院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爲總裁。
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命大學士楊士奇嚴試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科舉兼用南北士試法。命同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獄。

時勉以時政違闕條成二十六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脇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令日問因一起言事三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廷棍而斷其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庚辰。上不豫召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

辛巳。上大漸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

詔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

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勉赴闕行禮。仍遵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于欽安殿。

宮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

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君止于仁。故弘施霈澤。罷科買。已逋負。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食米。賜文臣誥勅。予歸省者賜資有制。禁告訐誣申嚴自宮之禁。及加人宮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六月辛丑。皇太子至自南京。至良鄉。發喪。禮部捧遺詔赴盧溝橋迎 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披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哭。盡哀止。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宣德元年。詔條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軍民利害。賑濟旱災。停罷閘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靛青。一切不急之務。免追歲欠皮翎野味。胖襖免倍倒死孳生馬騾牛羊。開豁丘絕軍役。尤切時弊。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遠昰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爲

民。

和等皆坐贓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污。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淅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危急。已先借驛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賑救。俟秋成還官。 命戶部宥之。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 命戶部遣人覈實。所積果多。如例賞之。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調官軍來京師操備。宜順人情。

上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京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奏。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請比洪武中定遼等五衛例。并立學校。下部議之。

七月。己巳。上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諡張氏爲皇太后。

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

罷弘文館。命直閣楊溥王璡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内閣事。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

先是。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墮成風

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山東德平縣學家訓導年富請考校從祀先賢。命禮部考正行之。

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上曰。朝廷崇

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卽考正

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知縣邵原亨奏請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

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採辦輸官薪從之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

節恣意伐砍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

本庶幾可常資用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

之

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

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

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論老人之弊。上命戶部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充之。違者幷有司皆寘諸法。

文淵言 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斷理。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隷。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掊擾。屢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黑白。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

閏七月。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甲辰。勅禮部纂修　仁宗昭皇帝實録。以英國公張輔。并尚書蹇義夏原吉為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為總裁官。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為兵科給事中。

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為通政司參議。令致仕。

謹質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進擢東宮舊僚。

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卿。賛善蕭

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

八月，勑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監修總裁官仍舊。

行在工部奏內府工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命减半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减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命大理卿胡槩及四川參政葉春巡撫江南浙江。

遣兵部侍郎戴綸出鎭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林長懋及綸毋諫不聽綸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　上不樂

勑諭吏部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務合至公以資實用如所舉之人有犯贓罪者連坐

九月壬寅奉　仁宗柩葬獻陵

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軍糧二千石應斬　命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者坐原罪

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林院檢討

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豈弟乞留復任命吏部與正五品俸以優之

上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者

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王彰劉觀李素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勉諭之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輔政無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爲左都督。

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仁宗詔瑛率番漢兵勦之。瑛設伏出奇。擣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

十一月。勑鎭朔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

勑平江伯陳瑄鎭守淮安。兼督漕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命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命禮部議行之。

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愼科目五曰厚俸祿六曰薄征徭

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招聚逆黨乞早剿此賊以靖邊方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專督進兵不許緩機誤事

十二月 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諭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大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況天生賢才以

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効用。而大權出于上。用人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勑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愼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已以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黷貨利壞名節。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　祖宗賞罰之典具在。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大學士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

遣使齎勑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孛羅帖木兒。仍命其侄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有言于 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 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乙卯。勑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

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總裁。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

擢文選郎中鄭誠為吏部右侍郎。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難。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生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

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　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請于江南諸處買熟鐵　命止取於遵化鐵冶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道涉。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葛楷三千束。蘆蓆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　命三分減二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親諭勉之

諭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于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誥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

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
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趾總兵陳智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以聞
上遣勅切責
吏部言。徽至稅戶人材有老疾者。欲循例令子姪代　命
考驗用之
上曰。古人有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稅戶人材
意亦如此。其老疾聽其子姪代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
充恭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定軍民。仍命尚書陳洽恭賛

署參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令使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殺其國主毒害國人 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通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　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費勞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勞苦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

反發兵擊之逾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
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父毋天下何
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
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
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之事朕意有在
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以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有密疏
疑之改南監至是　上知其忠誠召陞之
諭吏部尚書蹇義等務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
毋俾小人貽害于民

上曰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義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閻羣兒等死罪羣兒妻論死

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常告羣兒羣兒欲殺之毛遂誣夫與宣等九人強刼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罪至是行勘他適有驗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栲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

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邊。凡治獄必察實情

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

御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外戚

諭工部尚書吳中等。今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買完

者卽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劾內使毎物置局。拘集動擾。供

給繁劳。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故諭止之

戸部奏山東青州府乞借官糧賑饑民。未見開數。請覆

勘然後給　上命遣人令司官府就便分給

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

勘而行。豈不有餓死者

五月丙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
諭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繫囚。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上御左順門。諭侍臣。諸司事。謹守　皇祖舊典
上曰。朕祗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太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

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
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
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
此誠確論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
部右侍郎張瑛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
叅預機務
山瑛皆以　青宮舊恩用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煑液飲之而愈
宜旌表不許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詔寬宥交趾

詔內云。今後交趾軍民人等。除合納糧外。其他採辦金銀器鐵香課魚課等項。悉且停止。金銀銅鐵鹽及魚。皆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恤民之意

戊申午朝退語侍臣憫念農夫

上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

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勑召前直内閣丁憂學士金幼孜省觀學士楊溥纂修所朝實錄

復黄子威為松江知府

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莅事公勤治民有方税糧無虧詞訟不作願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曰有才之人如文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如

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

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選御史清查內府諸衙門出納錢糧

上曰在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illegible]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

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
侵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逕行諸司　上聞之即下
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illegible]注凡朕一言
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
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
職不許依阿隨附
大理卿胡槩械送溧陽民暴橫殺人史英父子并受賄者
二十餘人至京　上親問之論英父子死餘罰輸作并無
罪七人釋之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蹇義言璉持憲非其所長故改之　上知璉有文名謂
義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今
其庶幾乎然則天下師表尤不易也
大理寺胡槩奏浙江海寧臨山諸衛所缺軍糧恐奏報後
時已令嘉興等府所收贓罰糧米支給肆萬二千餘石贍
軍　上諭戶部槩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擅專議之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
貢不至請掩擊之不許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
邊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勑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

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政爲辭。中外洶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臨事可知。且兵

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鄭襄二王監國。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以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鋒。

時文臣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扈從。晝夜兼程而進。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

書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　仁

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王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王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昧爽。車駕駐蹕樂安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

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幷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岡賫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又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始終保全如始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將何及已復遣勑諭之曰前勑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勑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駕前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

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　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旨典刑。　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　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　上。上遂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械高煦以歸。

庚寅　駐蹕獻縣之單橋。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

言宜乘勝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令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

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巳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卽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旣不草勑。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卽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

移兵矣。遂還京。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讓等八十名。

九月辛卯朔。

丙申　帝還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葢詳備云。

高煦逆黨王斌朱烜伏誅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高燧

上至京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循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賫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

十月復李時勉行在翰林侍講

初時勉直言進諫過激 仁宗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

赦諭夏原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巳天顏大變原吉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至是　上釋繫復召入翰林

上嘉大學士楊榮決策之功賜鞍馬鈔幣白金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

十一月總兵官王通等擊交趾賊黎利于寧橋敗績兵部尚書陳洽死之

通分道而出叅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敗之至石室縣與通兵會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以覘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度橋路皆泥淖人馬蹣跚伏起官軍遂敗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乞骸骨。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

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改山東樂安州爲武定州。

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死之。

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略。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奮杯擲虜面流血盈顙。遂遇害。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
擾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賄。輒隨之。民受枉遠遞一轍。
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諭順天府尹王驥取殘疾無依者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十二月交趾布按二司乞令前任工部尚書黃福復至以
慰民望。
交趾自中官馬騏激變。爲聚利迫脇從逆者多。二司屢
奏交人思福之深。故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軍民牧養艱
難。宜分養于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

官審覈軍民丁力及上地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楊士奇薦行人王翺為山東道御史

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為監察御史

祚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參議言事謫佃戶[illegible]十年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

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供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糧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　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校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為立法固善尤

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令風憲官以時巡察

勑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

自是歲以為常俾各得燕飲為樂以彰太平之休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議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交趾國俾修職貢

諭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殺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 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于無事今卿等為朕再思果

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　陛下興滅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黄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移文各處清理軍伍歸併消耗

諭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

爲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謙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以匡正之意各賜鈔銀圖書

賜義曰忠厚寬宏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

榮曰方直剛正濙曰清和恭靖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從之

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

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

山。竟踈斥之。荅 上初雖爲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迕爲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上御左順門。諭吏部尚書蹇義。發臨晉縣充吏生員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上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

交阯賊黎利攻交阯城。總兵官王通擊敗之。

諸將言于通曰。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决。賊衆復聚。

戶部主事古朴卒

朴河南陳留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部

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凡案間唯有自警編一帙卒

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以後歲為例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請禁止奸黠誣奏從之

俊奏比來奸人黠吏多緣巳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

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開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

煩瀆聖聽抑且枉害良民乞勑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

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

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違者乞將犯人於三法司及司府衙門外枷號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善獲安。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取中式舉人趙思等一百名。

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馬愉杜寧謝璉進士及第。江玉琳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蕭暄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

其文學欲真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自開科以來取進士十五科皆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居首者有之自丁未始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命征虜副將軍安遠侯柳昇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晟左右副總兵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帥師赴交阯分道討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工

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司事。

陳洽既敗，於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

請益兵。詔命昇等將七萬人以征，且勅慶舉六卿之

屬有才略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

人偕行。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廣往廣東，李

素往湖廣，總督運糧給交趾軍。

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

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

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二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昇

黔國公沐晟等往交趾。

晉王濟熿以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 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

先是夏原吉奉命遣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漏行伍。令都察院罪之。

上曰朝廷養軍豈爲彼利朕聞 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

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伯夷太公之心。時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和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改轉運爲支運。

四月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陷昌江城都指揮李仁與指揮顧福劉順等俱死之。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死者無算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交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與賊黎利講和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地與賊意以柳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城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
自是人無復敢言。
五月命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護餉開平。
簡用永樂十九年以來罷黜庶官。

六月命寧陽侯陳懋復鎮守寧夏。

雲南都司奏煎辦銀課礦夫以大理衛軍士充之後取征交阯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為急命罷之。

七月陞翰林侍講陳敬宗為國子監司業。

交阯國賊黎利陷鹽罟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雲繼韓觀出鎮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正文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居粵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軍餉皆

西安等府稅銀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眞犯死罪外其餘依律收贖從之

諭禮部尚書胡濙禁止自宮違者發充軍

上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遍諭天下使之[illegible]

諭兵部尚書張本令有司審實軍民不可枉民妄解

上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於

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八月戶部言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諸府州於地畝穀草內徵用。命減之。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與侍臣論詔令不可失信于民。

上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

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

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九月安遠侯柳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遇賊衆全軍陷沒初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數百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昇中鏢衆從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賛尚書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

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始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譖碩於裴裴亦憚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

臣以自便耳臣感　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
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勑切責裴可立謂歸
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及見遽釋之中外
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
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
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
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
峻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

不易也。上曰御戎狄之道守備為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勢冄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交趾酋長送工部尚書黃福至龍州

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金銀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與黎利約和棄交趾還

柳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

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子輔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惇朴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他郡縣皆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鬬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

自經死。子一妾皆先于輔死。上聞贈于輔參政。賜祭。復其家。

十月。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巡狩之禮。后世難行。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

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庚申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王通等乞立陳氏遺嗣啚書

總兵官王通同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及貢方物會羣臣議從之

上覽表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對曰今日與爾
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
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
之可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
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
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盛德何
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
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誠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
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旦朝罷出

嵩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簒殺。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旣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十一月。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賫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

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卽率兵各回原衛所。交阯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府內使皆卽回京。

上將赦交阯命羣臣舉奉使者。僉舉 上聞已定。明旦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之。楊士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主張。蓋時 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恥人。蹇何爲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言不當理。雖蠻夷

之邦不能行。且忽其所行。必爲聾夷所鄙。上曰。蹇羣言固非。衆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亦重其能言。上曰。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己心。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爲人。故决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爲國。毋俾違衆。

己未　皇長嗣生。大赦天下。

詔十二條。如遞年拖欠諸色課稅鹽課茶課。各處孳牧虧欠倒死馬騾驢牛羊牲畜。及拖欠蘆柴銅鐵顏料膠漆竹木弁段疋等項。盡行蠲免。尤切時弊。

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勑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賫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于直隷選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

十二月。張善伏誅。

禮部奏僧道額外不許濫收。若係額外之數。亦待五年考試方給度牒。從之。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

今天下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
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
差科道清軍
交趾三司文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
萬四千六百四十人
黎利閉留不遣者不可數計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
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
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
是受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一識面瑄曰某忝

行勢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揚於班行中尋識之曰

陳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陞兵部左侍郎王驥爲本部尚書。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甲申朔。

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順王孛羅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諭兵部選授武官申明舊制嚴加比試。

上曰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專掊剋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

試試中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

戊戌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于萬歲山士奇等應制撰詩。

皇后胡氏因疾久勿瘳請辭位就

書諭阿曾台。

二月癸丑朔詔冊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

冊貴妃孫氏爲皇后。

先數月。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

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

十未有子。中宮屢産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毋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僊妃。 上問輔原吉士奇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毋榮曰。 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 上命。亦須處之得當。 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 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

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謂原吉士奇曰　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旦　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即此是廢之因　上覽二三事遽赧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　陛下重慎之　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　陛下慎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　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

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 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無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眡。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閒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導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 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 陛下待兩宮兩家尚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

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至是行之。

封皇后父孫忠為會昌伯。

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教化不明。故民多犯法。上曰。朕觀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

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然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交阯總兵王通兵退次南寧。

御制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庚辰召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

中宮傳旨許乘馬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

御舟曰以渠以濟羣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　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翊日傳
旨免謝

諭戶部遣官往山西河南同布政司及府縣官賑濟饑民不許捕治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亦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

予所宜矜念昔當爲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胡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　命爲行在戶部尚書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觀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教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

吏部尚書蹇義等請裁減內外添設冗員從之

奏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主事俱宜裁革

命戶部令自虜中逸歸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原籍差役著為令

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蠻寇平之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眾子耕眾自給　命戶部行勘

上諭戸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歳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下交阯總兵等官王通梁琰陳智李安方政弋謙山壽馬騏于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伏誅褒贈死事文武諸臣

五月廵撫南直隷等處大理卿胡槩奏請嘉湖杭增設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不許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

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有罪免爲庶人

所奏不允

上出酒諭示百官。
　侍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侍郎李琦羅汝敬還黎利表陳暠卒。乞守國俟命。　命汝
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令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巡閱河道。
六月中。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吾
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
貪著。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
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
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諸臣放肆無顧籍請託
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爲

臣言。臣初到北京、上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上曰卮從來此者贓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奮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榮對曰。莫甚劉觀。上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

少保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尋釋之。解少保。

先是中以宮木磚瓦送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數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若背祖訓。須直言之

上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六歷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也。卿等勉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

佐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本朝初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于妓樓羣婢歌侑觴飲踰時後乃浸淫放恣解腰盤礴喧啾竟日樓窓懸係牙牌纍纍相比日昃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佐奏革之又糾正百僚朝綱大振。

辛酉召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于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

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觀畢　上臨河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以金幣絲環玉鈎等物遂賜晏于東廡復被旨令盡醉而歸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命工新製與之

上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諭戶部申飭有司凡民流移復籍者免追還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北京棗强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

就附籍衰強。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弊。逃竄亦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

上問侍臣戶口。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減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

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為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壬午。皇第二子祁鈺生。

癸未。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軍。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爲民。

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多鈌。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令於各道歷政三月。考其賢否等第。將選擇任之。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也。

革北京刑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甲辰諭府部文武大臣東巡邊命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中楊溥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英郭敦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上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南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丁未車駕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以從駐蹕虹橋。

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

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
赦。遂令錦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車駕駐蹕薊州西之五里。進州官及耆老
各諭勉之。
上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
流聞至今。古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
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
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次喜峰口。
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
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

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韃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
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
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
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
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將可後進。
遂決策親征。

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至寬河。擊兀良哈。大破之。
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
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
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叠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虜渠酋。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從之。

有密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覃廣奏河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

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騎軍店。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饗之期不遠慮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饗之期如迫

請勑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再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甲戌文武羣臣上表賀平胡。

大學士楊士奇進平胡鐃歌鼓吹曲詞十二篇。　上喜納之。

乙亥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畿內百姓水澇寬假賠補馬匹以俟明年秋成。

諭戶部令山東布政司治新城老人岳景賢四十一人以法

新城知縣董諒奏岳景賢等陷害前知縣今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納稅糧貽累鄉民乞懲治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決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爲之近聞此輩多

不出于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知縣所奏。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為非。明日諭鄭王瞻埈等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蠹。愛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親之愛乎。小人者其為害甚於蠹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河南道監察御史張循理等劾左都御史劉觀與御史嚴愷等。恣貪賣獄。及繼子輻不法等事。遣人逮觀下獄。

上曰朕亦知之近日遣之巡視河道未嘗無意因命蹇義等議皆言請如御史所劾命刑部逮之及逮至觀奏顧佐搜求臣罪王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贓 上出臣下密奏示觀益言其前後鬻獄受白金者千餘兩觀不能隱皆伏法司議觀所犯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辛巳常州府進秈米諭禮部尚書胡濙以各處水災更加勉之

常州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 上諭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稔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熟聖心所欲天必

從之。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爲善
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癸未。韓王冲𤊟奏。平凉土薄。乞遷國長沙。不許。
上復書曰。歲祿不充。葢陝西頻歲無穫。未免供給不及。
若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以俟之。府中軍校未
至者。已勑兵部挨究遣來。長沙之諭。先帝成命在上。
不敢逾越。惟叔亮之。
諭兵部尚書張本。宜戒飭將士。嚴謹緣邊關口。仍命給事
中巡視。有懈惰者。罪之。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
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

甲申。命陽武侯薛祿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鎮守薊州
永平山海。

乙酉勑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輟所務朝
夕侍左右討論至理。

諭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
之政。今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　先帝簡畀以遺
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攸當。於是　賜勑
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
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
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庚寅。上因儒臣講春秋。論孔孟同異。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
樂法度日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
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
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
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
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　賜講官坐。命左右
賜果茗。
辛卯。遣吏部右侍郎王讓・兵部左侍郎曹本・左僉都御史
李濬・大理左寺丞楊復・鴻臚寺右寺丞焦循。分督直隸浙

江江西秋租。
勑曰。卿等須視國事如家事。潔己愛民。勤慎不怠。庶幾不負任使。
戊戌。大雪。上賦詩以示不忘。
上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
十一月。丁巳。勑右都御史顧佐自今宜致明審。以合公道。毋縱有罪。毋枉非辜。
勑十三道御史自今宜秉公心。行公道。毋欺長官。毋徇私意。毋枉平民。

辛未。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人才不足。由師範不得人。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祖宗時咸稱得人。開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葢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于是人知孝。宋胡瑗敎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正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癸酉。上以兩京部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察舉方面官推補。品秩相等者實授。餘皆署著事。

以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辰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叅政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李衡署南京兵部左侍郎按察副使成均署南京刑部右侍郎僉事柴震爲南京大理寺丞按察副使魏源署行在刑部右侍郎僉事傅啓讓爲行在大理寺少卿。

乙亥吏部奏九年考滿御史楊勗練達政體朱惠政績未著命勗爲浙江按察僉事惠爲太僕寺丞。

丙子吏部左侍郎郭璡奏巡按御史考覈在外郡縣官平當者皆送至部宜有黜罰以示激勸。 上命無贓罪但降用之。

十二月乙未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重囚。

諭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
卿往同審覆。毋致枉死。大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
訴枉者五十六人。 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諭之曰。殺
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
庚子。立春。順天府進春 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
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行仁以
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戶科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
制。不許。
丁未。江西監察御史陳憲繫刑部。被吉安守禦千戶臧清

搥擊。忿恨卒于刑部。　上深惜之。

憲巡按江西、持風紀。三司畏悚、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械送至京、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奸弊。縱清在獄、憲因同官相訐。引憲爲證、亦繫刑部。被清挾讐擊辱。抱憤卒。公論皆望禮、後　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清以救囚誣右都御史顧佐、磔于市。

定儀賓班次。

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

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爲定制。當須行遵守。

福建樓謙反伏誅